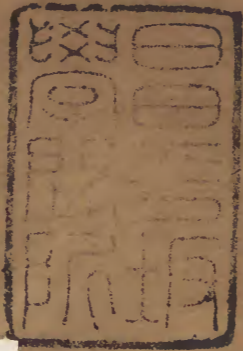


餘山遺書 六之八



漢書門				
九	四	八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八	漢
冊	架	函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1
冊數	4	( 3 )
函號	299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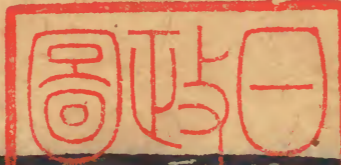
餘山先生遺書卷六

沈廷敬編

門人 桑調元 敬編

論大學在親民句講作親字之誤

治民有道養之教之此治功之有次第也然養民者  
 親民之事也教民者新民之事也蓋必先有以養之  
 而後可以教之故孔子于冉有之議加曰富之及更  
 請又曰教之孟子亦曰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此治功之有次第不可畧也然而大學在  
 親民一句不可以此道拘也只好就教之一邊重處  
 言之故程朱二先生以為親宜作新所以然者大學



三綱領皆以理之極致爲言舉其綱領而衆條目自  
包攝于其中故曰綱領以立萬世修己治人之極則  
論教養二者理勢之輕重相兼以勢而言在民固不  
能赤體枵腹而從事于詩書故欲新民者必先親民  
若以理而言大學特又恐爲上者既能有以養其民  
未必卽能教其民繼且反或有傷其養此又教之理  
重于養故冉求對孔子曰求也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程子亦曰漢處文景之世民可謂庶且富  
矣特西京之教無聞焉以此見能親民者未必能新  
民也故使大學只曰在親民遺却先王平天下下半  
至治之極功是謂小治安在謂大人之學而提綱挈

領以臻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如堯舜之治乎且三代  
之君其德旣皆能有以教民而尚或不能養民者有  
之乎無之乎故天下能養而不能教者有之斷無有  
能教而不能養者以此見得親字該不得新字之義  
而新字可以該親字之義故程朱二先生以爲親宜  
作新况下句所云止至善者則又欲其明德新民者  
不使稍有虧缺而精之益精必止于至善之極而後  
已也今如依陽明作親字親者愛也治民之道不止  
于能愛民而卽已也遺却教民一節對下止至善一  
句之義而中間先隔一大階級上下文理不緊貼矣  
卽上句明明德聖人旣以盡性之學示之而親民之

情反有未知而待聖人瑣屑言之耶親王情而言故曰親愛之情新王德而言故曰新其德親字與新字之義治民自有先後之階級也若必欲從親字上穿鑿推敲而欲親之兼教則費矣足民之再求能親民而不能以禮樂新民恭儉仁愛之漢文能富民而不能以西京之教勉民其所以親之不兼新者則漢文再求之限于學也限于德也故聖人恐人爲治者限于學也限于德特進之以先王大人之學示之以新其民而爲治功之極則不欲爲治者至治道之半途而中廢也况爲人上而不知教民之道無論其親之不能兼新即有親民之心而知其所親之情必不

能徧洽于天下故親之宜作新斷斷然矣至于管仲之相齊其愛民也使之既度且富而孔子議其器小以其不知大學中有明德新民之事也并曠觀歷代能親民者其君若臣屢屢有之求其如大學之本明德以新民者百無一二此新民所以爲三綱領之一不可以親字爲大學中之本字也陽明謂平天下第一章好民好惡民惡皆是親字意義釋新民之止于至善一章又是親賢樂利故親字實是大學中本字後世宗王氏之學者多是之夫傳釋治國平天下二章章首即提出教字豈非新之謂乎而下文只言好民好惡民惡而不私其利益以平天下之道不出于治

國故二章遞過作合傳而新之理已詳具于治國一章故首節即提出教字二節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三節仁讓等說言教成之效四節言堯舜帥天下以仁此承上文言一人之教足以定國末五六七節三引詩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二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三曰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節節皆以教字爲言而新之理亦已備矣故說到平天下一章只承治國言孝弟之同然者而得絜矩之道以見孝弟慈之心既以上下同然而響應即可以推見民間欲惡之心亦同不惟有以化之而且有用處之以各得其孝弟慈之分願蓋一國易于

運量天下至廣闊必須用絜矩之道始能遂生而復性也故謹其好惡之公而反覆相推以丁寧之實此章之節脈次第也至若釋新民之止于至善一章其親賢樂利等說正以見先王當日凡所以親其民而新其民者無弗極也田疇井疆各安其業禮樂教化各治其情二者之中禮樂教化爲尤重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然民即足而弗知足強梗出而兼并奸宄生而敗偷即先王時已不堪問矣能使其德澤流于後世乎如漢文之世民可謂庶且富矣然其後七國即謀爲不軌况匹夫編戶之民能安堵如故乎此陽明又不解親賢樂利先王不

但能親民而實能新民之效也夫豈可將賢親樂利四字俱混作親民解乎蓋其于理一處已有所見而分殊處則間有冒昧故學陽明之學者不得其要其弊流于禪昔金仁山謂許東陽曰理不患其一所難者分殊蓋以此耳至若吾朱子有言曰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大哉言乎此格物窮理之要也故其言曰吾學自銖積寸累而成世之美陽明者贊其天資高朗議陽明者說是頭陀之學此宜究其實也蓋學文成之學者其弊必至于頭陀固所宜戒若夫學朱子之學卽有未至亦不失爲謹飭之儒也蓋以其得文行忠信之真傳也

### 論格致

大學之書雖歷示學者以千百言而要其指歸不過欲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及進求夫所以得止之由則以知止爲始故下文八條目逆推所先亦以致知格物爲始無二意也然則格物者其作聖之始功乎誠正修齊治平舍是無由得進矣是以程子多所發明朱子爲之補傳皆以格物之功首詔學者辭意懇懇其必有自得夫意味之真而深見夫聖之不我欺決非勦說雷同以格物窮理徒作爲學之美談自欺以欺天下後世也陽明顧以程朱之論格物爲外因有自狂狂人之說嗟乎其亦未知程朱所格之物

故也意其所謂格不過草木鳥獸象數之末初何闕于身心性命之理且慮其格之不勝格卽格之而未必能知之反將身心性命之最近最切者置之不講此自狂狂人之譏所由來也不知物之所該也無外近而身心耳目口鼻大而君臣父子之倫皆物也極之天地之上蟠下際風雲雷雨山川河嶽昆蟲草木無非物也變之爲生死鬼神無非物也夫天地間大小幽顯總無非物總無非道德性命之著而其格之功蓋有序焉不可誣也由近而及遠由大而及小由顯而之微子夏云近思孟子說擴克故王文成格竹之說乃所以自誣其知此其不解格物之義病原

具在此矣若夫今之尋章摘句而徒以記誦行文爲格物者亦其末矣

讀誠意章傳

余讀誠意傳一章不覺喟然嘆曰天理爲吾性之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不容已古之君子不因冥冥而惰行不爲昭昭而伸節良有以也夫自欺者由于一念之不謹豈知臨刑而甫知作法以自弊欲陰使其子孫爲帝王者詎料其卽能顯然以殺我者乎凡人惡雖有大小總之皆由于自欺之一念其病原在不識天理爲吾性之固有職分之所當爲每以僥倖之心嘗之以至此也小註云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次

節白文又云如見其肺肝然者何也夫人始念之萌人固勿及知之但于此處不能如君子之速爲除根欲動情勝則必潛滋暗長而暴露到無所不至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誠理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強者是以肺肝之見誰能掩之故朱子不曰不知而但曰不及知蓋爲留此于胸中自有及知之時也昔晉智伯與韓魏約而攻趙趙亡三分其地後趙敗將亡絺疵急謂智伯曰韓魏必有異心矣智伯驚問何以知之荅曰以理勢知之今趙亡在旦夕韓魏宜有喜心而反有憂色非有異心而何後數日韓魏果反此所謂如見肺肝然也然絺疵雖智尚借乎

人之聲色而知若夫鬼神之明人一念之萌而即知之不待暴著而後知之也鬼神之知較人之由意念動于聲色而知之者愈明矣所以然者人陽而鬼陰也其理猶人在外入視簾內而不能見其物者在簾之內視外物無不見也若其最清明而廣大者莫如天地人之有惡豈待動念而始知之乎

常見一箇明德流行

朱子曰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是分明此言真有味也

天命之謂性解



性有義理氣質之分其理雖深亦非難明據程子人生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因致疑夫天命之性難專指義理上說卽欲就義理上講又苦無地可言且見其入于元虛夫程子所謂人生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蓋人生以上尚屬天命故云不容說到得人資始資生時便卽兼氣質而氣質多有不齊因爲性累故云便已不是性此就理氣兩下和合看法見性易爲氣質所拘之由若子思所謂天命人以義理本然之性者從何地言之觀夫天命生人不過理氣二者而已人得理以成性得氣以成形氣之所值雖有陰陽五行因時偏勝之

弊而其理則一直根夫天命所由來無有不善此更就理氣中一直一橫兩下拆開看法以見純粹至善之因是猶同一種米來做酒自冬水做到春水酒味雖有不同不得謂其中之米有異也所以程子更有一說云性卽理也堯舜至于途人一也二說雖殊實皆大賢以下者所不能無也是以二者雜處于人心而每各有發見之地人雖爲氣質所拘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終有不可泯者以其原初無不根夫天命之全體而來也然雖全具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而終不能如聖人之止于至善者乃爲氣質拘之也二者交相牽絆所以世人每多爲善無終而

惡人亦有良心職是故哉是以君子必有藉于省察克治之功以復其天命之初焉故第三句卽云修道之謂教此吾亦祇論其性之大畧耳如世果有人必欲知性之真面目除却程子性卽理一句第一大轉關次第轉過三箇大轉關而真性自見非然者彼蓋各有所向難與之剖晰也

論降鑒鬼神

或問中庸鬼神章第四節所言之鬼神還是就散見于物之鬼神言之抑卽就第三節祭祀之鬼神言之曰正是証明上節蓋以降格之鬼神証明祭祀之鬼神存疑說極是如就散見上說則人身朝夕所接者

不過日月之光而已較祭祀之鬼神反汎而無力更何必說格思度思也或曰格思度思等語意武公只如此形容之詞恐未必實有鬼神爲之格也曰如子說則武公正欲致慎獨工夫反作播弄語以自誣耶不知武公之所以爲此語者正以人之朦朧度日月而無忌憚者不知有此耳惟武公真知此而爲是言以嚴其獨也或又問第二節無物不體是就鬼神之統體說如何下節獨舉祭祀之鬼神說曰天地間無物非鬼神之所體此特舉鬼神之昭明者言之以概夫凡爲鬼神者耳

仁者人也節解

或問中庸仁者人也此節言仁還是專言之仁乎偏言之仁乎曰此專言之仁申明上節修道以仁其下說義與禮是因仁推言不是與仁對言蓋仁道兼統四者此仁之所以爲大也此節申言之意聖人蓋恐魯公不知仁之切于己故言仁者人也又恐魯公不知仁之爲大也兼推禮義以廣之又問禮所生也近講不一有卽以等殺爲禮看者有指其禮于等殺中而言者未審何如曰此須于性道之體用本末事物之表裏精粗盡晰之始看得透徹卽如仁義禮智四者第一次就變動處看要看得如神龍變化或大或小或低或昂無在并四者之迭爲相乘如所云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者是第二次宜看其是專言乎偏言乎若就體統上專言仁則包四者如因仁而推及義禮者是偏言仁則是一理如四端各具一性者是第三次更就其散殊中看其專言義亦包四者如所云義質禮行孫出信成者是偏言義亦只是一理第四次要看得四者各具體用如所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者是第五次要看得四者迭爲體用如所云仁體于心義發乎用貞爲中之幹義爲仁之質者是不第如此第六次統五者而合觀之真是神妙無方難以言傳且再以禮爲言有卽指其儀文品節爲禮者如所云先王之遺禮者是此從禮文表之粗者而言也

有指儀文品節中所載而言者如所云文以載道餽  
羊存禮者是此從禮文裏之精者而言也有就仁義  
而類言之者如云仁義禮智者是此從性體而言裏  
之裏精之精者也大都聖賢論禮不外此三者然就  
性而言者其理之體也就儀文品節與中所載者在  
事分之雖有表裏精粗之殊合之總皆禮之用也卽  
所云四德各具體用今云禮所生也若以此禮卽指  
等殺而言但上文言仁及義是指人所具之性而言  
故註云人具此生理而下安得獨以此禮竟目爲儀  
文品節之粗未乎此禮之不可卽以等殺視者曉然  
矣更若指夫等殺中所載而言者則不過明夫等殺

大也本由太虛中一陽之始而虛中縈結無所限域  
據天文家說卽廣方百萬里之摩盪也豈有積累生  
長之漸哉然就其中細推之天開于子位地闢于丑  
宮旣一開闢卽次第旋行十二傳舍而天地之高明  
博厚已成豈必多費歲月今月如許來月又如許而  
後大乎故吾朱子謂非積累而後大者此也但輕清  
廣大之中漸爲分著其象重濁博厚之內漸爲各分  
其形者此邵子所謂必歷三萬年而後成故西山蔡  
神輿先生亦曰天地初成勢若盪沙及久纔始堅凝  
愚細推其理誠然七政麗天各有層次併其數各有  
多寡而行度遲速可驗試觀河圖之動而爲天者太

陽爲日居一而數則九太陰爲月居四而數則六以及少陽少陰星辰之數莫不有多寡遲速是卽可以反觀而知其象之所以分著各有遲速而成可知矣且卽今日經星較唐虞甲辰之時已遲一宮而前日成象之有遲速則愈明愚故曰雖非由積累而後大實亦由積累而後成也此天之所以高而地之所以厚也然今九州惟西北山西之地勢最高者何也蓋天開于子位地闢于丑宮此清濁始分之際如新作酒缸中此處清去糟粕卽厚其氣左旋而行轉到戌艮之地輕清者旣上浮爲天重濁者自下降爲地戌艮特在西北轉角之地故頓起泥沙所以西北山西之地勢最高而土厚氣盛易曰艮山也止也敦厚其止由是也然何以相傳古人有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之語乎愚詳觀義皇圓圖上艮山居西北故今號爲山祖之崑崙峙焉崑崙最高大故其山氣晝夜上騰迷障于天星宿隱晦故曰天傾西北圖上東南兌澤地勢下陷故今萬水東向而大海受焉故曰地缺東南且山莫高于西北海莫下于東南此又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然崑崙之水直下黃河分派乎東南此又山澤通氣而江河之所以流也易之說實中庸此節之義也

附論

再以日月之所繫者言之圓圖正西坎為月又為水正東離為日又為火水火既濟坎離相照此月之所以受日而有光也更以潮汐之水隨乎月者言之坎為月月者陰之精而水之母也然兌為澤澤者水之注故今月之初生潮汐亦隨月而始長至月望始大故是夜月直而潮平此水之性所以隨乎月也又即以坎離巽兌縱言之後天巽位為風加于兌水之上為風感水受之象則有清波漪瀾之美使玩風月者觀其景而使人之眉目朗然此皆坎離相交兌巽互乘之妙也何也易云巽離于人取象又為耳目聰明也總而言之夫月受日

光而有明水隨月而長人乘風月而快此天地人三才坎離兌巽之氣上下互乘相感召然也朱子曰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自來有是哉昔王文恪據孔子以北方為幽隱之地南方為生育鄉之說闢邵子地氣自北而南則治地氣自南而北則亂之非嗚呼文恪豈及察此中之理乎今愚只舉一二端實載諸簡編者論之而昭然可知昔文王之為治也其化先自北而南故朱子述詩一則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再則曰南國被文王之化因謂之二南即其所咏之睢鳩與麟趾相應者睢鳩乃北坎之氣所生在子中陰陽交際之候所以

象備陰陽二物之受氣亦自北而南是則聖人之  
作詩實有微妙之意存乎其間也其孰能知之一  
友問余曰睢鳩爲水鳥似乎得北坎之氣水土相  
附故常居洲中亦見性情之所屬也麟何以屬南  
方之氣曰離位南離象爲甲冑麟斑所以有甲冑  
之象况其角一而蹄則同乎馬之蹄不同坤牛之  
二爪亦陽奇陰偶之義以道推氣自可知矣且春  
秋之時西狩獲麟庸人固不識麟卽孔子平日亦  
未曾一見及見而卽知其爲麟者愚意聖人就其  
麟之角蹄尾以氣驗道而知之也蓋地氣自北而  
南則治固大可驗若宋英宗之末年杜鵑飛鳴自

南而北邵子因謂飛聲鳥類乃天地之氣先有可  
驗預憂其亂之將作後果應焉道與氣不昭昭可  
見哉

論禘

昔先王之于天道也甚昭明矣凡陰陽造化之理無  
不出其胸中之神智以相深于其盡故旣慎終又追  
遠以制夫禘焉其道固自有在然難爲不知道者言  
也蓋其理誠深卽與人言亦恍惚而難憑故不若不  
與言之爲得也雖然亦難語夫淺見之士耳而其理  
豈真一無可言者哉蓋人之生則陽之伸也其死則  
陰之屈也然生爲陽而陽之伸也有漸死爲陰而陰

之屈也亦有漸朱子曰陰陽自有界分屈伸往來各有其漸于以見人之死而有靈也彰彰矣先王知其然因是克展其孝思爰有祀典之設故易曰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傳曰周公升歌清廟愀然如見文王焉豈直無故而漫爲此具文哉然于烝嘗之中更有禘焉者何也蓋首出之君其昔生之取精也大其德類也宏有始終天地之英焉故先王之制禘亦永常如是焉者是道也何道也先王所以能通乎幽明之道也若夫郊祀之設卽朱子所謂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亦莫非太極陰陽動靜之義而推之歟嗚呼其道誠深宜乎淺見之士有所弗解也

### 論無大過

無心之失謂之過若窮理之功未至率其血性而行未能時措之宜亦是過如子路死忠申生死孝何嘗不執持一端道理然未精格致工夫便欠十分的當亦是過且此過殊不小若學易則有達權通變之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時行之準聖人全體皆易深見易理之神妙故學之不厭徹其精蘊可無大過當年惟顏子用行舍藏能幾及此他未易言可與權也

### 論厚葬顏子

顏子厚葬一事孔子謂不得以猶子視之朱子謂葬



不循理故顏子之心不安聖人因謂不得以猶子視之然其厚葬不是踰制只是棺槨稍厚理是天理之理不是禮節之禮既不踰禮節有何不安世儒所論只謂因顏子惟貧之故不安貧富之分故朱子謂不循理吁此猶不善會朱子貧字之意者也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門人非不量其家之有無以無爲有使至于過分卽損己貲葬顏子稍從其厚正友誼之當然顏子雖貧受門人厚葬亦不踰制于理甚當何謂不循理而朱子之所謂不循理者有其父在子死而厚葬父生而貧苦顏子之心不能安且萬一到父死之日棺槨反不若子之厚顏子于九泉之下必痛

恨無窮故不若稱家有無不厚葬之爲得也

不怨天不尤人解

聖人垂教萬世人人宜奉此不怨尤二句不尤人句易解不怨天句難解翼註說莫知何以先從不怨不尤說起蓋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能于間修處着力其說極是但今人名利之心未遂惟縈繞上天佑助貴人扶持之念日夜懸望如何打得過先賢云尤人者無志從中細看來又有說更見不必蓋不合于人未必卽是禍毀卽墨者豈真卽墨之禍合于人亦未必卽是福爲紂爭立者豈真爲商之福不但如此合于人受人恩德倘吾之福命薄不能酬答徒爲一世

負心之人其究終爲人所尤且吾尤人人必尤吾甚  
至後成大仇何不早省如此反覆看來兼之先賢無  
志之說尤人之念可以打得過先賢云怨天者無識  
但窮通二字世境反覆紛亂如麻視天夢夢從何處  
尋個把鼻世之凶暴者偏多獲福謹厚者偏多蒙禍  
蓋生物之禍福彼蒼先已默定惟目前之義理吾人  
所當自盡而已板築之爲師相人奴之爲公卿始賤  
終貴有其分也有人越此不久就死君壽幾何壽在  
今日生死自有定也釐廟遇火桓廟見災天之誅惡  
於旣死也太甲改過成王悔悟扶蘇以仁見殺王英  
以正受誅天之保善罰惡于其嗣也由此而熟思之

富貴貧賤之等級金玉財帛之重輕生死壽命之長  
短勞逸苦樂之境遇皆一一自天所命急教人修持  
斷不可放過也大禹之所以惜寸陰孟子之所云及  
是時正教人速速從急流中頓省挽逆流而上少懈  
投入下流矣如此可一時不居仁由義乎孔子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不一言而足常常爲人提省有  
空閒時不可放過難矣句中有說不盡之不好處不  
知者乘閒戲談以干天譴可哀也夫不怨天不尤人  
如此叅看自然心中明白不得不學學焉自然不敢  
傲物必虛已接人自然細心窮理潛心玩味所行所

餘山先生遺書卷六  
思循序致精所云序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也及學  
之既久知精行熟打成一片凡生死鬼神陰陽性命  
變化之妙自然默契此之謂上達如此則生爲達人  
死爲明神生則世人所服死則衆神所欽故曰知我  
者其天詩曰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是也

餘山先生遺書卷六終

明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七

辯王門宗旨之非

門人 桑調元  
沈廷芳 敬編

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從此句錯起直錯到  
底蓋心之體爲性卽仁義禮智是也今以仁義禮智  
之性具於心者謂之無善無惡斷斷不可如以仁義  
禮智未發之際隱而難見因謂之無善無惡請問此  
仁義禮智到發見時豈鑿空生出四端乎吾知人身  
上舍未發時無以見仁義禮智之性矣然謂隱而難  
見者亦就陽明自不能見而言之耳在知性之君子  
於心體無不昭然可見故孟子直指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等情於未發之先謂之性性既善故情亦善而性之本善益可徵驗豈如陽明因性之無可見謂之無善無惡乎子思於未發之際謂之中下卽承之以爲天下之大本夫曰中曰大本何善如之豈非其見性之精確而爲是言乎初未嘗曰未發之際謂之無善無惡也朱子於舜之居深山章其就舜未感於事物之際乃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初亦未嘗曰未感之際此中不具乎萬理而以爲無善無惡也程子亦有言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其言心之體爲性益深切著明矣不特諸大儒之論性者如此卽上古聖人之論

性者亦然蓋性未感乎事物而蘊於心乃謂之德故堯典云克明峻德商書云顧諟天之明命周書言克明德大學言在明明德是皆謂之德不敢以無善無惡目之也若陽明此言不以德爲善將以何者爲善乎其意未發之際便把魯論註中渾然一理四字來搪塞乃曰未發之際有何可見不過渾然而已噫心之體果如是之朦朧乎且細察其意中竟以渾然作茫然解也并下一理二字亦誤看直以爲一理渾然毫無可見認作渺渺茫茫一種景象如此見解安得有開明之曰乎朱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渾然二字是狀聖心未感於事物之象指聖人之心體而

言一理是指渾然中所具之性實有着落特以心當未發尚不毗於喜怒哀樂一邊無顯然可見之迹故以渾然二字狀之然渾然中之所具萬理俱在不知心體是性者無以見其真也惟朱子灼見心之體直指之曰一理下箇一字下箇理字甚有端的把渾然二字還他着落所以然者蓋心統性情情之未發此心可以渾然二字狀之心涵乎性爲衆道之原此性當以一理二字指之是以渾然一理四字無一字不妙其識之精當如此學者讀書要句句而琢之字字而訂之而理可得豈如異學之昏昏昧昧窈窈冥冥竟將渾然一理四字合看作一團黑暗沒分曉之光

景乎且朱子於舜之居深山章下註釋曰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蓋一貫章是以一對貫而言故云一理深山章就下文所感之善言善行而言故云萬理夫其就心體時而言一理時而言萬理無不神妙若陽明之言是一團黑暗暗之模樣總未真見性故也其曰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詎脫空突有此動乎若脫空有此動則必善惡皆指爲體惟皇降衷之始豈有此等雜揉之理賦予於人爲心之體乎則不可言恒性矣且旣突指爲動則未發時善惡皆已具與所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自相矛盾矣其曰知善知惡是良知似矣

然此不慮之知人人皆有雖孩提亦有此知然不能如大人之通達萬變者以只有此純一之本然未嘗窮理格物故其知尚有待於推擴所謂致知也不靠實卽物窮理則致字無着而所知亦不精陽明質地高明就所見行去無誤安得人人盡如陽明乎况陽明亦從學問得來非全倚質地高明也至言爲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可乎朱子在卽物而窮其理一語顛撲不破陽明偏於行一邊豈若朱子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爲精確乎其宗旨提唱旣誤其後龍溪心齋竟入於禪直取釋氏之書引証其淫辭王門宗旨一書雖陽明亦不料其蹉跌至此也

爲人將有折而入于非人之爲者可不懼乎

先儒論氣質之性詳矣氣質之性所以不同者緣人之初生時稟受天地之氣有正有正不正正則明純不正則昏駁而正不正中各有分數故明昏純駁亦各有分數

堯舜之生朱均瞽瞍鯀之生舜禹是氣之變不可以常論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懷已與用則行舍則藏合轍朱注省身克己常若不及省身是會之學克己是顏之學檢身若不及是湯之學氣之靈通身是心理之周流無間通萬物是已

聖人無過非徑無過也只有過而改之不吝以復歸于無過耳

才亦可從窮理格物中增長故孟子言增益其所不能

氣質之偏最難變化觀子路子貢子張子夏得聖人爲之師着力陶鎔終不脫本色惟曾子超越諸賢竟以魯得之

人多在熟處難忘故克已須從難處克將去

怒最難制惟暴發時急審幾觀理自得其平此乃可謂大勇

吾不喜人說用術萬事自有公平正大道理須求以

去位五月乃一陰生也陰之始也故月卦爲姤陰之微也以盛陽去微陰陰勢必不能敵故易戒小人不宜有攸往今果以趙去某此激濁揚清之實也從叔有範曰今日削官多矣何必皆拘于五月乎曰惟吾姚降雨黑爲官亦惟某公爲最甚凡事必極而後應故有此徵耳天道感應多端豈容據一而槩百乎故治亂興亡之兆亦有大小有以天下論者如河竭而商亡之類是也有以一國論者如六鷁退飛之類是也有以一邑論如今雨黑雨之類是也有以一家論者如牝雞司晨之類是也有以一身論者如執玉高卑之類是也今趙公來是一國之治亂所關某公廢

是一邑之治亂所繫若吾所云云者是一國之治亂與一邑之治亂相應也

論天與日月左行右行

今世之學天文者衆矣天文之道亦甚多端其中最宜明辨者莫大乎天與日月左行右行之說儒者曰天左行日月亦左行天文家曰天左行日月右行紛紛聚訟迄無定論明太祖謂夜觀乾象見天道左行日月右行惜儒臣不能以扶陽抑陰之道曉帝王也竊論之夫天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有餘日亦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有餘左行一日一周天三百六十度不及天爲陽月爲陰

天左行固矣日得常度則不必言惟月左行亦右行也東升西沉此月之左行也自其左而觀之月度日不及自其右而觀之月日進其度此月之右行也故天虛之內月從右轉而日進其度天從左轉而日進其度推積分數易乎成算若亦從天左轉數法難通所以然者其理至微自古純臣之從君也致身忘家反側之從君也榮身肥家本此道也補闕之後日月與天同度而世之幽貞隱惡久後無微而不彰者亦本諸此道也蓋太極之理發而爲動一氣初開判爲陰陽二十八宿爲陽爲天月爲陰然陽能統陰陰亦不敢自專故月隨二十八宿而左旋豈敢西升東沉



顯然與陽爲敵也此卽陽倡陰和之道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然雖隨天左旋而以退爲進實兼右行也又宜知左行明而右行暗也且月左則天速而月緩月右則天緩而月速不見夫世之陰柔小人見君子當前之議論雖不敢抗而姑面從退有後言而其陰謀實能爲害於君子易之卦爻陽一奇而陰二偶陽一奇是以左行之天一於左行而陽剛之君子忠信表裏如一焉陰二偶是以左行之月兼右行而陰柔小人懷二心而詭計橫生與夫女宦之面諛其君面諛其夫而其中之陰私實能爲害於君子刼制其君刼制其

夫者其道莫不原於此法象昭乎上人事應于下天人共貫誠有確然而無疑者是以聖人深懼之而爲扶陽抑陰之道曰天左行日月亦左行不欲以權與陰而欲驅陰從陽所以尊天也此扶世教之深心其詞同於嫌于無陽大呼龍焉者共一道也天文家豈知聖人同乎大易之貴陽剛而賤陰柔乎且十月六陰長甚而陽幾滅聖人反名之爲陽月程子曰稱陽月警羣陰也不然以聖人之識豈不知月之右行反被萬世之後誦吾儒之學迂而鮮實乎

冬至夏至

冬至後乾內甲外壬坤內乙外癸夏至後乾外壬內

甲坤內癸外乙

雷說

嗚呼世人之昏也惟知有利祿而已惟知有利祿故  
一心只向利祿上去因是不知自己之所爲不合天  
理者必遭天殃也天罰甚多端其中最顯著者莫  
如雷之擊人尙疑之以爲偶然未必卽天之一一福  
善而禍淫諺每云某人在鄉黨中無大惡今爲雷擊  
死豈非偶然不知天雷之擊乃上天誅隱惡之道也  
正爲世人不知而暴之耳故仲尼於春秋書震夷伯  
之廟誅隱慝也外此又有其惡雖小而一時之害理  
甚大者天雷亦擊之又有物怪神妖亦雷擊之所不

免愚細按天雷之擊惟有此三者而已世人豈得視  
爲偶然哉以人情譬之卽如一庸常人無因誤擊人  
冷地自思心中尙有多少過當不去况天地以好生  
爲德反不如庸常人之存心乎故乾震二卦爲天雷  
无妄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又曰雷電交至  
君子以折獄致刑嗚呼人可不於雷電之誅深信天  
之不謬乎

論未婚守節

爲夫者宜守義爲婦者宜守節此固人情所易曉但  
未婚遭故一節所最難處不可不辨按禮女未廟見  
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曾子問篇有

云未婚夫死女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  
攢卽除之而建州張仲嘉因訂爲成書併援前代士  
大夫往事謂未婚遭故而女守節者一切不必旌獎  
噫是何其窒而不通於道刻而不當於理而不能取  
聖人之微意而善會之哉夫曾子問中所云若原其  
立言本旨實乃爲世而爲此不得已之論就中曲處  
當可猶得見君子斯可之意而非其至也豈可執詞  
害意乃謂未嫁而守節者不宜旌獎乎果如所議則  
是前人本恕以待世今人反因之而刻以繩人昔聖  
昔賢有靈不幾在天有恫耶蓋未婚遭故之女若論  
其至義當守節然揆其情察其理而知欲強其守節

而不可者十有四端是以聖人於此酌求其當可者  
裁之耳所謂不可強者何也一則夫家未及親迎爲  
夫守節於父母之家父母沒則聽命何人一則婦人  
稟質強弱不同或不能自食其力豈容反受父母之  
養乎又安能必父母之盡能養其女者乎一則兄弟  
之有無難必一則有兄弟矣或貧而不給亦難受其  
養一則兄弟或不賢更難依藉一則在夫家公姑之  
禮甚嚴年少難以身近一則公姑沒後將聽命何人  
一則公姑家貧者亦難於受公姑之給一則叔伯之  
有無難必一則叔伯之貧富亦不可必一則叔伯或  
不賢尤難依仗一則前之理勢輕而後之理勢重蓋

六禮之中惟親迎一節爲尤重今其夫既不終婚約而逝尙屬處子併後之理勢觀之理可融通故既葬可以除服一則推極到仁至義盡之道必須守節然安可以聖賢之道過望於女流乎一則婦女中旣難盡責聖賢之事又不可以死節逼人爲之滿局籌算只得於其夫死之後服定斬衰使之報情於萬一旣葬而除非不欲其守節特勢有所不可強且酌於理而無甚害所以曾子之問亦就理勢所難姑求其當可而爲此不得已之論此正聖賢處世苦心參贊裁成之至意也而可不曲爲體會乎若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者亦宜細推其理夫

所謂未成婦者亦惟女死而可云耳如夫未婚遭故在女氏斷不可謂未成夫也今薄俗有卽改字其夫之弟者在男家亦不可謂未成婦兄死而卽以弟繼聘之苟其若此又何殊乎晉懷羸之事乎由是益知未婚夫死旣葬除服斷難字其夫族併宜改字異姓之與夫不親者聖人姑爲不得已之論而但求常可之意也昔起雲氏見人從門而瞞因謂有半面之識後其人死斷不忍妻其妻何厚之至也卽此而思旣葬除服之語乃聖人不得已而但求當可之意也况夫未婚而女死理宜再娶恐絕先祀也若女未婚夫死不嫁有何絕祀之罪乎併見女未有婚約人欲污

而至死不辱者君子尚美其留節以待人矧其守節以盡情於夫者耶然則既葬除服之語爲聖人不得已而但求當可之意益大彰明較者矣故使當今之世有未婚遭故其女才節兼優不爲諸艱所困而克守終身者此正仁之至義之盡天壤間之奇節而爲聖賢之所嘉與宜 功令之大加獎勵者已節卦象詞云苦節不可貞是聖人不欲概以苦節強人也然繫上六爻詞則又以貞凶悔亡之義取之者何也蓋以境雖不堪而言乎爲人之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奈何前代士大夫不知此義而汎然援曾子問竟以爲女之未婚守節者不宜旌獎何其粗心觀理

加寸木於岑樓忍於掩人之大節哉夫古今之天下賴有幾個孝子忠臣義夫節婦所維持不然舉世庸碌復成何天下乎詳觀文王反對卦惟有乾坤坎離上下左右四正卦立定不變餘皆反覆無常聖人垂戒之意深矣吾是以有憾於有明之士大夫多不能辨此義也昔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所聘都城趙氏女聞夫卒卽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一循婦禮年至五十有餘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議奮臂起辨之而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止使一郡

關然又元西安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  
司請旌其門余忠宣公執議以爲過於中庸格不下  
嗚呼忠宣與士廉諸公不能善會聖人處世之苦心  
微意而反掩人之大節甚可惜也錢修撰引張良陶  
潛爲事類固見其識力之卓然但不能細推禮經微  
意以曉之耳嗟夫人處夫婦之間未婚而能守節亦  
可謂至矣極矣茂以加焉者也若旣葬除服於理亦  
當其可世可通行是聖人不欲過望於人之意也學  
古者其可膠柱而調瑟哉

論程子病中看案上唐鑑

以伊川程子之明道也及其在病中見案上惟有印

行唐鑑一部信手抽來看時以爲正難處置處不覺  
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却全不自覺  
真是枉讀了噫某想以程子之識豈以史中之人品  
有不能曉豈以史中之事物不能據理而斷豈以史  
中興亡得失之由不能依理而推且史中之前後本  
末伊川豈不能識諒此數者決非伊川之所難卽有  
所難伊川亦不過稍加其功而亦可已何至有心膽  
墮地之驚乎然其有心膽墮地之驚者諒非古今學  
史者之所能識也

論寂滅之學興

君子曠觀宇宙而見世運升降之間一治一亂氣機

相尋而佛氏之所由興不勝低徊而三嘆也蓋予嘗  
聞邱濬云周東遷而夫子生宋南渡而文公興世運  
升降之間天必生大聖大賢以當之者誠以三綱五  
常之道所繫也世運之小治小亂與世運之大治大  
亂治亂之機反覆相因乃天道之常三代以上世運  
雖屬參差要皆聖王極治之世也自孔子道義宗盟  
之後五百餘年而至於漢天運乖張極矣至煩至劇  
之後無怪乎至寂至滅之學興焉

論語中重出之書

論語中重出之書都有意義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二  
句因上下章俱言父母過則勿憚改因上章說不繹

從不改有吾末如何之語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中  
正敘夫子生平猶見齊衰見冕與警等句同而一則  
因或人語一則所記有詳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因  
下文思不出位而類敘也惟博學於文一章於前後  
無甚繫屬此足見聖教有序諄復此言而編次不厭  
其詳正不得以其重出而忽之

餘山先生遺書卷七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餘山先生遺書卷八

古帝王始終得失總論

門人

桑調元  
沈廷芳敬編

余閱古史籍而見人事有邪正之別卽所徵有得失之報者蓋由於天道甚公而禍福有準人心卽私而感應無爽也是以曠觀自古帝王其得失始終所應之吉凶皆莫能逃焉試請自堯舜始夫堯之得有天下也羣臣以摯之不肖而憂社稷之隕由是羣議而歸諸大德之堯公心也後堯亦因子之不肖遜位有德歸諸大德之舜亦公心也噫因兄之不肖而得天下以德因子之不肖而讓天下亦以德及舜亦如之



蓋得失如堯舜雖有得失之迹而實無得失之傷巍  
巍乎莫可尙矣及禹受舜禪以子啓賢繼之始以子  
孫之賢繼天下者後以子孫之不賢失天下其得失  
之理自如是也禹無過也南巢之役非貽謀之不穀  
桀自致之而湯無奈也卽謂桀之自放也可逮湯以  
仁伐不仁而有天下後武王亦以仁伐不仁而代商  
其得失自然之勢亦如斯也湯亦無過也聖人之難  
也牧野之師亦紂自致之而武無奈也亦謂紂之自  
焚也可若武王藉羣輔之功德而得天下故曰予有  
亂臣十人功臣亦得以分膺茅土而各享其榮後雖  
云尾大不掉而猶號爲共主蓋藉羣輔之功德而武

王亦能以已之大德受天命也王孫滿在德不在鼎  
一語落楚子之魄叔父有地而隧褫晉文之膽卽其  
亡也以虎狼秦之暴僅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未敢顯  
然逆弒也噫子孫雖失天下而總無慘刻之傷非武  
得天下以仁之報哉况其先懷天王聖明之忱以立  
臣道之防者萬世猶凜凜也以周公之大德定萬世  
之禮樂實爲萬世制作之宗於理不宐一代而盡其  
澤洪惟

國朝於數十代後錄其子孫寵之爵祿以垂無窮天  
心之愛善何其源遠流長乃爾乎夫隔世之報人尙  
疑之况其越數千年而始應哉總之德垂萬古者則

食山選書卷八  
二  
定受萬古之享無疑耳若秦大爲不道鯨鯢列國諸君宜乎長子扶蘇之仁反遭斬刈二世胡亥濟惡而嗣始之殺人者繼且自殺也而上天猶以爲未足蔽其辜也胡亥被弑子嬰出降寬厚長者固已納之矣上天又必欲假啞叱咤者斷子嬰之首此豈天心之太忍乎良由始皇當日殘暴爲已甚也漢雖天命攸歸實賴羣工之智謀勇功而取天下試問當日親爲血戰韓信彭越之屬其安在乎夫身旣袞冕固知爲天子之貴矣奈何信讒后之言陰使舍人文致其罪而以赫赫元功置之灰地而不悔獨何心哉新莽中絕姑勿論洎獻帝之世曹操竊國子丕承姦皆之

呂后陰爲禍首以矯殺功臣今之曹氏顯弑國母兩相應也兩相當也且使獻帝含聲吞氣僅同牧豎皇皇焉泣慮已身之不保漢高豈能料及於此悲夫悲夫天道何其絲毫之不紊乎苟非然也伏完旣去怪風忽作因成弑逆庸人孺子且毛髮上指而天心何太忍也雖然在漢固當而名爲漢相實爲鬼劫魏曹瞞豈容如是故白孿繫次張氏於國門弑曹髦於闕下此舉亦大快人意至於大度之昭烈能任賢以興國者皆由恭儉仁厚之漢文順德之應也及後主啣璧就降則又暗襲劉璋之報故吾朱子論定綱目則曰昭烈之取劉璋則經權兩失之矣至北地王誥殺

會通書卷八  
三  
妻子而殉節昭烈之廟則又昭烈仗義之報天固不肯槩抹之也若夫晉室司馬弒魏主以篡天下雖云曹氏亦如此而吾北面之義奚存何怪乎宋劉氏有以被掩弒司馬之慘而仍篡之得失相尋如同一轍此非當日師昭二人之惡而誰之咎哉至如齊室蕭氏徙其主汝陰於丹陽未幾卽弒何殊以被掩殺司馬之慘故云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願身死後世世勿復生帝王家也噫聞斯言者得毋冷齒乎卽追恨開代者之用心太狠亦已晚矣然大欲逃心後來者其何能鑒哉梁之摺殺其君巴陵王也猶齊之逆弒其主於丹陽也噫豈得飲醇醪而已足乎此往彼來

不過易一人耳所以晉宋齊梁之史至今不忍讀也然梁亦不久而下降爲江陵矣昔弒巴陵今弒江陵誰爲爲之耶卽陳室亦豈能久安乎投井不灰執送長安昔之以白劍加人者今何得作井中泥乎况前劍血迹未乾汝欲獨全首領豈云天道之公隋欲以智力經營天下而天下果可以智力經營乎哉况天元幸寺返駕卽次旋行禪事其次豈曰無因故禍起蕭牆隋楊廣之弒其父猶宇文化之弒其君也好個頭顱未知誰人所去在大逆亦自知之矣唐太宗名爲除暴以安天下故國祚永長宏矣然而殺建成元吉其於天性之親如是之忍故其子孫亦不免於弒

餘山遺書卷八 四  
奪之悲已速後梁朱氏以勢力馳驅中原忍心弑主  
以爲鹿豕吾手矣究之鹿猶逐於野而當身見弑試  
觀殿側敗毡中所裹奚物乎後唐李氏之得天下雖  
不能大居正亦不爲大姦邪故其子孫亦得國滅君  
亡之正自焚而已三代之後蓋亦少見不然者井中  
泥天固不輕賜火中灰亦豈易作乎後晉石氏藉契  
丹之力而天下得其子孫卽觸契丹之怒而天下失  
所謂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十萬橫磨劍孫請自試遺  
笑萬世宐矣後漢劉氏乘人之危括天下於囊中寧  
知已德之不堪卽脫穎而出耶後周郭氏一旦乘威  
權在已羅網天下若兔置焉豈知天乏其嗣徒作如

是之貪狼乎柴世宗有三代遺風故國步斯頻孤子  
失守尙不受刀劍之厄亦天有以相之耳雖然在周  
之爲黜檢者則不可襲而取况號爲寬仁大度慈惠  
元元不作伊尹周公之謀而亦出於欺故得天下於  
孤兒寡婦失天下於孤兒寡婦當時面有質語九泉  
之下對世宗能無怛怛耶太宗背母后之訓據天下  
爲已有豈知其後嗣殄絕此天下仍爲乃兄之子孫  
所得乎然其始之逼天子以得者究亦已子爲人逼  
而失兄惡兄受弟惡弟受天固不爽也惟較之奪人  
物而兼欲殺其人者其心固大有間故其子孫雖亡  
亦得與波臣相上下此又不幸中之幸也夫若元於

宋不過因其勢之罷而取之於始後亦因勢之罷而失之於終闢建德殿門以返故國號之曰順帝豈但勝代之能寬乎明始以義正天下人固無有議之者故懷宗灰社稷獨得其正焉獨其猜忌慘刻以待臣下亦不無遺憾至於永樂篡立殺戮忠臣效尤特甚故其子孫昏亂相仍以迄於亡是亦靖難時怨氣凝結之所致也嗚呼可不鑒乎我皇清爲勝代滅賊從容撫有天下廓清區宇垂統萬年猗歟盛哉

戒殺問答

或有問於予曰古聖王謂人性與物性有異所以不戒殺有宰牛烹羊之舉割雞宿賓之事也今朱子云人物之性亦我之性程子亦云萬物一體謂萬物之性皆一體也若然則佛氏謂性均天倫物我一體豈可利已殺物其說真不爲謬矣柳宗元謂佛說有與論語大易相合處果亦非無因矣今程朱二子既謂人物同具一性欲殺同注以充口腹一體之謂何論人物之性宜於何辨之且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抑惑滋甚既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徒遠庖廚爲言是與借刀殺人者等也借刀殺人與自用其刀殺人者惡尤甚也君子勿爲之矣且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孟子謂

倉山遺書卷八  
六  
之率獸食人推情度理識何深也今既食其肉遂以  
遠庖廚而不審情推理而妄食乎禽獸將死故鳴哀  
何等悽愴豈可掩耳盜鈴竟忘殺死之慘且以見牛  
未見羊謂之仁術乎故殺生之事古聖王必有以處  
此矣子答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人之  
天地也人物同出天地各本陰陽特人直而物橫人  
仰而物俯具形爲有殊耳所謂理同而氣異者此也  
有生之後蠢然之知覺運動人物似同粹然之仁義  
禮智人物迥殊卽其間若鳥之反哺羊之跪乳雉之  
耿介之類亦不過衆物最著之一二一物終身內之  
偏明也守其一節不克擴充豈能性具衆理情應萬

事若人之千變萬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靈  
哉所謂氣同而理異者此也程朱一體之說因人物  
同出一本故云然耳非謂犬牛之性猶人之性畧無  
區別也然則佛氏之所謂一體非二子之所謂一體  
也明矣安得謂其戒殺之事不謬哉試問同出天地  
者卽謂同性不可傷矣而草木之無知罔覺根生土  
養雖其知覺運動并不及禽獸然亦能自蘖而榮自  
榮而悴先小後大溉之則茂傷之則枯應乎皆出乎  
土獨非天地所生乎克佛氏之說不惟禽獸之性猶  
人卽草木之性亦猶人矣彼桑門輩豈獨不可飲酒  
茹葷勢必貪穢壤飲黃泉穴居野處同身於蚯蚓然

後可安得伐林木而有梵宮蘭殿之巍峩咬菜根而  
爲刈蔬烹茗之飲食乎其說可一辨而立窮矣且鼓  
用皮鐘爨血硃紅殿宇種種塗膏血爲之所謂不成  
物者安在至遠庖廚之說雖因觸目傷心食不下咽  
而然推孟子之意亦欲以愛物一端引王到仁民地  
位克此不忍一念可以保民致王將曲成其德故節  
取其美謂之仁術者如好貨好色只欲引君當道志  
仁故如此說耳若論其至先王制是禮卽當行是事  
舉之則爲宜廢之反爲過設牽牛堂下者合聖人見  
之必以爲爨鐘之禮制自先王大典宜舉斷無舍牛  
易羊之姑息也且庖廚之設始自羲皇若必當遠聖  
人亦不創立起制矣倘人人遠庖廚則牲殺無人而  
禘嘗之義廢宰割無人而燕饗之禮置不且中國同  
爲貉道乎烏乎可哉先王神明普照心思徧及垂典  
禮以昭示來茲獨不念起殺傷之慘於不可問乎總  
之先王親踈有殺輕重有等不失絲毫親親仁民愛  
物三者雖皆一仁之事然古者粒食未興黎民苦饑  
益奏鮮食進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克饑者豈  
聖人止有仁民之心而畧無愛物之意耶夫亦以仁  
民之事重於愛物不能兩全之中不得不伸此而屈  
彼也况用繭栗以郊天地殺特牲以享宗祖比之仁  
民之事爲尤重者乎由此觀之則物之殺也宜也非

過也雖然先王殺物之中又未嘗無仁物之恩也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下此凡庶民之家類可知矣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可知食必食肉必養老始然若七十以下幸免饑寒足矣吾於此嘆先王之制真盡善也必有故始殺則敬天尊親之意虔無故不殺則愛物好生之心摯是牲禽之殺必爲養與祭及燕享始舉也無他所重在此而所輕在彼也不然後世之以麩代牲反勝先王之犧牲肥腍矣豈其然哉

與錢惕庵先生書

今之篤志爲實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於人心

童蒙初入塾不教之養正爲聖功之基本輒以富貴利達誘之誦讀四書刪節其注解惟關係爲書文者畱之五經雖不妨專治其一惟有刪本不出題者直視爲無用此何可也禮經遇凶禮相戒勿寓目蓋有習是經情不知經文之大全居然冒不韙刪經文鏤板發坊者纔握管爲舉業割裂書理佻巧就題目爲繩尺穿鑿百出羣以爲工說書皆便以此指畫引導不復知讀書本旨爲何事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晰亦非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圖沉溺於聲色貨利拋卻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堪言者一不遇



卽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  
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書文卽外爲塗飾亦不過口頭  
應酬語初未嘗砥厲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數十  
季來欲求同志之友共切劘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  
盡歸於正苦寥寥不多見比聞桑生述先生志皦而  
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如聞空谷足音喜吾道之  
有人轉以不得卽過訪爲悵桑生歸攜鄙說一冊未  
及清寫倘賜覽觀正其差謬則幸矣

荅桑生書

正月間匆匆一會未盡所懷徒虛吾子之來二月終

接賢手書閱之知賢亦似有心於道矣可嘉可喜斷  
宜用深心大力勿染習俗作書文亦不碍可精細講  
明聖道實體諸身勿徒作梯榮之具朱栢廬先生大  
學講義甚切當但缺少首章明明德要旨雖未能盡  
知其根柢要亦君子路上人也可爲吾訪之同道之  
助所關不淺也繼峯意志懇切惜其質魯於體認道  
理恐多阻滯然立身只要樸實於道自有進步今賢  
可勸其隨境認理用力斷不可用心太急惟一就學  
誠爲可嘉但讀書用功尙少頭緒吾甚慮之論大勢  
必得賢與同學一年其學方有長進待來歲緩圖之  
聽天命可也邵允皆先生誕登集大有見解吾甚愛

之但苦無人抄錄其二集至今未得有吾論說一冊  
寄來可細意研窮天人之道在是矣論賢之學問今  
讀之似覺太早以吾精力衰疲賢又不能常到此地  
故卽寄與賢其勉之

與孝義庵禪僧書

儒釋源頭迥異儒者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  
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寂滅屏去一  
切事物卽道理二字亦無之其能照應者是亦屈而  
伸之之理也試看天下之螫物未有不伸者腐草之  
飛而爲螢蔴麥之飛而爲蝶糞土之飛而爲蟬凡屈  
螫者其後無不伸而能飛是亦感應屈伸之理佛氏

卽使有神通未必能身自察之而知其理何也佛氏  
非吾儒格物窮理之學也夫其有心屈抑之坐禪出  
定能普照遊神乃播弄心神之法非大道體用之本  
然也若吾儒之所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一感一寂莫非大道體用之自然初非以有心與也  
故曰源頭迥異昔柳宗元喜與釋氏遊乃曰釋氏有  
與大易論語合嗚呼他只見佛氏寂滅照應無方與  
易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至齋戒神明其德等語  
率爾觀之儼若相同不知通乎性道者從中細分之  
實有黑白之異夫儒釋之源頭異故感應亦異蓋一  
層一層推至極處必窮究物理乃能致吾心之知也

釋氏於應世接物一切踈漏其平日不能權衡事理  
視道義爲魔障是以湛然禪師號稱聖僧能寂滅脫  
化不能避推官之杖責杖責之後及脫化時乃曰前  
世孽緣來到嗚呼以事理論之何謬之甚夫身爲山  
野中人高官顯宦願拜服門下者似可受其禮如不  
心願信服者豈可以山野中人而敢屈天子之命吏  
乎杖責受報正乃法律所宜明明現在報應豈得云  
前世孽緣再作欺人語乎湛然杖責受報正是不能  
權衡事理故曰釋氏若應世接物一切踈漏豈能任  
事乎他既怕事累他必不能行義遠道出來作事試  
看釋氏所云佛祖甚多從沒有一人挺身出來以定

世之禍亂吾儒當揖讓時則揖讓當征誅時則征誅  
何所不能豈如釋氏緇衣大袖徒說些因果足以濟  
世與前者老禪兄云昔有一僧割肉餵虎吾說此身  
當爲君父死不宜妄與虎食老禪兄不以爲然夫吾  
之意以此身乃父生之君養之使君父遇難卽宜以  
此身奉君父當爲君父死也徇平人之難尙不得爲  
義况以父生君養之遺體而餵餓虎是誠何心哉老  
禪兄何不細察良心而徒隨人口傳述乎

送禪人樸實序

當世之迷途不一或攘攘於利或汲汲於名凡馳逐  
於嗜欲皆毀滅其性者也而溺惑最甚者莫如浮屠

氏浮屠氏之捐棄倫理由於弗之思耳即使其澄心  
靜慮出定入定一切解脫亦不過播弄精神之爲其  
於大道猶牆面焉潮塘盧生別二十年自謂悔從前  
之錯一旦學於浮屠氏而來噫嘻子之學浮屠氏也  
亦知前日之已非今日之尤非與乃曰吾昧乎生灰  
之故而然耳盧生乎生灰之理亦大矣昔之季路猶  
未易知之則豈易言之哉然人莫不具是道特慮心  
從物化卽失其真而謬逃其生灰是故知道者必知  
生死且微獨知生死已也天地日月江河山嶽以至  
草木昆蟲古今之變化無不可自我知之盧生乎人  
之所最宜知者誠莫如道矣乎特若汝昔之陷於迷

途今復轉輾淪於傾欹偏跛之地無路焉以可入斯  
足悲耳然道如大路究非難知也萬物之生也莫不  
有其本人生於父母父母者人之本也生事葬祭終  
吾身無非事父母之日蓋不忍捐其本也子乃終其  
身忍捐其本乎哉苟不忍捐其本而亟反其冠巾盡  
人子終身事父母之道以推廣於人倫日用之間生  
死之故從可知矣蓋生從父母全而生之死從父母  
全而歸之也且浮屠中寧無有天真未遠失而頗聰  
明者乎子往爲吾切告之盍相與同歸爲父母之子  
乎

因物有感

子聞人當告終之時若目觸五穀之種逮後播種之日皆不甲拆子驗所聞良然因深嘆宇宙之內無非太和元氣之周流也一人死而使五穀之徒有氣而無靈者亦能感傷而死何其妙應有如斯乎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為萬物之靈居喪側而未嘗生哀且飲酒食肉自如誠五穀草木之不若也漢武帝時未央宮鐘忽自鳴東方朔云必有銅山崩蓋以山屬土土為金之母寧有母死而子不悲者時果奏銅山崩嗚呼金土死物耳其感應如此曠觀人世真死物之勿若有心者能無傷嘆於其際耶又如操琴觀螳螂捕蟬而音動殺機天地間無微不顯無幽不彰是以知

道君子必慎其獨也昏昧忍心者安知此神妙之理耶

前聖恩不可負

今士之所以隆其師者徒以講究文藝足以取尊官厚祿榮身肥家而已竟忘其為學之本原為講明身心性命之理實體之躬行以治家國天下而溥聖澤於當世即窮而在下亦必守先待後傳聖學於無窮也竊思從古諸聖人開天立極制為典禮著為載籍勤勤懇懇為後學計其憂至深且遠其思不可不仰荅也即吾朱夫子誠意章註為易實時所更定其苦心以開示後學為何如而顧漠不思仰承以實傳聖

學徒作口頭應酬具且既得人爵遂大背乎聖言而恣行其胸臆乎其負前聖之恩實甚可爲太息流涕而人顧恬不知省且以吾爲迂濶之至嗚呼其可哀也夫吾夫子贊易於窮理盡性之道反覆彰明而極言之以示天下萬世之人俾克治其身心以盡人道而全其天之所命其闡發於易圖特詳而推其原於天地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苦心立教之大恩當思仰荅於萬一而成其爲人庶幾不負乎聖而上承乎天也

荅聖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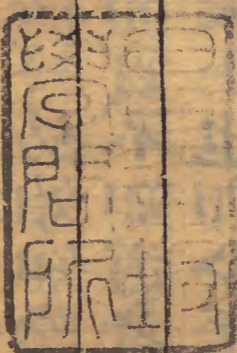
某又思古聖雖有不由教而明者亦必原其所自蓋

亦曰天也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聖生而徇齊故謂之天亶天聰後至孔子曰天縱將聖卽吾朱子歷序道統之原亦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所以繼天立極也然自孔子而後人必皆由教而明者雖不能如聖之明亦有宜追念而極不可忘者曰上荅聖教而已某念官制必尊其師傅士大夫家或隆之千金百金之儀卽庶人之貧乏者亦必虔供一歲之膳數金之儀此皆以荅師傅之恩情德教則固然矣然不思古昔立教之聖人非若後之爲師傅者食鼎烹衣裘統坐翠車泰然以受人之享固席不暇煖身無一日之安左右簡編朝夕披閱手無一刻之停神思

沉潛反覆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以疑誤後學故筆  
之於書而爲後學計者其憂有甚深而其慮有甚遠  
也如誠意章集註爲朱子絕筆又囑門人於誠字之  
註再加真實二字其戚戚然苦心於後學殊令人酸  
鼻耳昔晉梁山崩河流壅伯宗用絳人之計以告君  
君用之而河流伯宗不推絳人之功孔子聞之曰晉  
伯宗其無後乎今之學者徒知荅師傅之恩以財而  
不知荅立教之聖人以道天罰更宜何如也某自幼  
家貧力耕無暇讀書故聞見狹而識不廣惟耿耿微  
裹畧知古人之苦心於毫末今幸於道有似一隙之  
明托迹儒業而深憂羣邪之亂道惟釋爲甚但其術

甚深子程子每憂今之高明者反多受其害某今細  
按於易始知陰陽中之探子人中之幻僻似乎靈通  
而實不知道者也釋氏之亂道亦惟性學之不明於  
天下也卽今毛氏西河痛詆朱子設謠詞而助之攻  
欲性學之明也得乎夫人之爲學功莫大於道教而  
理莫切於性天吾程朱二夫子言性多主太極通書  
實原於孔子之贊易故窮理盡性之說於易屢嘆而  
屢言之以示天下萬世之言性者必當本諸此也吁  
性天之理備於易圖者甚詳故曰天不愛道河出圖  
地不愛寶洛出書此天地不欲人謬迷其生歟謬迷  
其物理且天地並不欲人謬迷其天地之爲天地者

餘山遺書卷八  
將天地萬物之理與象數之形畢現於圖中待學易者披圖觀之耳願學者定其是非體古人之苦心於萬一所云荅聖教者此也



天啓壬辰

餘山先生遺書卷八終

門下後學余昂霄校



